

## 清华给我前行的力量

○汪国庆（1987级材料）



汪国庆校友

我出生在江西省彭泽县一个很小的乡村，虽然天生特别爱读书，被人称为“书呆子”，但是因为资源有限，小时候读的书很少。1982年，已上完初二未满12岁的我，因母亲生病和年纪太小（年龄太小考上了中专但不能上），在家休学做农活。这一年看到弟弟和邻居家孩子上学，我很是伤心难过。我以前听说的最高等的教育就是中专和大专，对大学完全不了解。1983年夏天的某个晚上在户外纳凉，听大人们在谈论彭泽县上市岭中学有个叫陈劲松的男生考上了清华大学，听他们那种羡慕的口气，我觉得清华这个学校好像很厉害，就这样，我在黑暗中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上清华。

因此，休学一年后再上初三的时候，我的目标就从考上一个中专变成了考上九江一中，我知道只有考上好高中才有可能上清华。中考填报志愿前后，家长和当初中老师的亲戚们都劝我考中专，转户口早赚钱多好啊，上了高中又不一定考得上大

学，二姑父的弟弟6次高考也没有考上。我和他们哭闹了两个月，最后还是在乡村中学的何声恩校长帮助下把志愿改成九江一中。就这样我带着去清华的梦想去了九江市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级。那年，九江一中只从我们彭泽县招了8名学生。

从1983年的那个夏天算起，4年后的9月，我如愿到了清华大学；第一次坐火车，就坐了36个小时，我是和高中同班同学王琦（水利系）一起到的清华，到了宿舍铺好上铺睡下，觉得床铺仍在摇晃，感觉火车还在开。还记得班主任王英老师来问我的情况，我不好意思地对王老师：“能让我先睡一会再说吗？火车还在开呢！”

清华的学习生活有很多的乐趣，也因为到了清华认识了那个当年在家乡鼎鼎大名的陈劲松学长。他是水利系的，因为这些年彭泽县也没有人再考上清华，劲松兄后来还在清华读研究生，所以和他的交集很多，基本上回家和回校的路上都是受他照顾，一路听他讲三峡相关的研究。日子过得太快，劲松兄后来去了美国留学，联系就很少了，再联系上时，他已经是美国大学的教授。

到了清华，进了自己填的第一专业，心里还是很满足的。虽然我已经在高中跨越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差异，但是在见识和读书上与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还是差异很大，所以我尽量把时间放在学习上。特别是英语的差距尤其大，听不懂，感觉很尴尬，这一点直到多年以后我到美国做访问

学者才彻底调整过来。大学初期，高中好友也都到中国几大都市读书，同学之间的信件是少不了的，每次寄信在信封上写下地址和100084的邮编让我很是自豪。

到了北京不习惯的事情真的很多，北京的冷和干燥是我没有体会过的，特别是冬天那种枯黄的感觉；吃的方面很是不习惯，食堂里的馒头吃两个都吃不饱。一个冬天过去，就发现自己的头发由乌黑变成了黄毛，人也长胖了，估计是没有控制好饮食。我们女生聚餐的机会不多，但是有一次印象深刻，我和老郎（同班程如烟同学）去五道口买羊肉，准备晚上几个女生去精仪系老韩（光7韩艳梅）男朋友（是清华老师）宿舍聚餐。火锅的炉子是一个小电炉，火力不够，大家为是不是要盖上盖子煮和煮多久才能打开吃争论不休。我这个从5岁开始有做饭经验的人对这个也没有概念，大家吵吵闹闹，很是好玩。我还能记得那天的刀切羊肉是免费来的。在五道口街上买羊肉时，小贩把切片羊肉交给我们，正付款时突然小贩拼命拉着小摊跑了，我和老郎都被吓傻了，才发现是城管来了。在原地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小贩再来，我们就回了学校，就这样吃了一顿霸王餐。

在清华时还有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五年级时女生宿舍从5号楼换到7号楼，住在一层，偶尔发现窗户是可以拆下的，估计是前房东师姐的杰作，因为谈恋爱或做实验晚归可以进来。我们几个人很高兴能够这样。我们宿舍4个人，分别是材科7的金磊和贺立，材7班的林欣和我，我们经常爬窗归来，一直平安无事。直到毕业前有一天晚上，半夜我听到对面的贺立大喊一声：“有人！”我们惊醒后打开

蚊帐一看，一个黑影拉开门往外跑，我们也追出去，结果那人还是从一个破了玻璃的门框中跑掉了。回到宿舍，大家惊魂不定，分析研究是谁做这样的事情？不敢相信校园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早上起来，也不敢和楼管说，第二天我到五道口商场买上长长的大钉子把窗户钉牢，我们爬窗归来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在清华学习的过程中，让我找到了一个真实的差距，听专业老师们谈陶瓷上的成就，长安街上的高压钠灯关键材料是清华课题组研究出的；我也喜欢上了实验室里面单调的重复工作，还能经常熬通宵或者早早去把实验室的炉子烧上。实验室里面的设备高大上，记得系主任黄勇教授对我说，你做这台热压炉烧结实验的时候，就是一张张10元人民币往里不停地烧，让我对实验更生无尽的崇拜和献身科学研究的念头。但是真到北京陶瓷厂和景德镇的陶瓷世界实习之后，感到科学研究和工业化的差距好大。看到实际工业中泥巴水乱流，工厂里到处脏脏的，就是个作坊的感觉。再读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我的内心便种下一颗小种子，以后要做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



2021年9月，1987级五位校友聚会合影。  
左起：成方泳（光7）、莫志国（无7）、彭红澜（无72）、汪国庆（材7）、周海（计7）

## □ 值年园地

的事情。这个决心影响了我后面的所有决策。我在中科院硕士毕业之后，去了一家应用型研究所上班，然后在稍有一点经济基础的时候，用上海卖房所得48万加上存款2万开始创办上海暄洋公司，做钢铁防腐涂料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为很多大型工程项目包括跨海大桥提供防腐蚀保护，在科技转化生产力的路上艰难前行。我们研究了一些具有特殊的高性能绿色环保涂料，如“水性无机硅酸锌车间底漆”，将钢板预处理车间的VOC排放降低到只有原来的1.3%；桥梁专用水性抗滑移涂料也是非常独特的产品，用在非常多的大型桥梁的关键连接面保护上，改变了原有的不环保的措施。

在清华学习时，“牲口”如云，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做到及时调整心态健康生活也不是一件易事。比如，刚到清华的时候，英语和高等数学对我是很大的挑战，让我心生后悔，怀疑来错了地方。在三教晚自习时，偶然在走廊中看到报刊亭里有学长写的随笔之类，有一句“清华一条虫，外面一条龙”，让我心生希望，想着怎么着也得坚持下去，从这儿出去之后没准能有容易一点的事情做。更重要的影响，来自每天下午广播中“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豪言融入到了自己的血液中。2019年企业的工厂被江苏泰州市政府动迁，从此可以不用操心金钱，完全可以“躺平”过余生，大家都劝我不要再坚持做实业了。但是想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和在清华种下的“要做把科技变为生产力的事”的种子，觉得选择“躺平”简直就没有活过。因此我又花费很大心思在四川省广安市找到一个化工园区，继续自己的化工新材料实业，虽然现在政策和市

场上的风险很大，但我总是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希望能为社会作出一些贡献。

我是那种没有任何特长的群众，平时很羡慕学校运动队的同学，一直不明白有的同学（同班的黄永清，后来成了我的先生）是运动队跨栏运动员，为什么要放弃？化工系体育能力很强，运动会的时候像我这种很渣的水平不敢报名；终于1988年材料系成立，刚成立的材料系水准一般，所以我斗胆报名参加了系里运动会的1500米长跑，结果让我跑了个女子第一名，要代表系里参加学校的运动会。真到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在操场边整队的时候，我好希望自己突然腿断了就好，实在没有勇气去继续校运会的比赛。就在这样内心的挣扎下还是坚持走到跑道，跑完1500米。虽然我的成绩是第9名（清华只表彰前8名），但是那一天，我心情非常愉悦，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明白，坚持是战胜自己的法宝，自己在个人毅力上得到升华。不会唱歌的我一路上是哼着小曲回到教室上课的。

在清华培养出来对科研的热爱，一直影响着我，所以在多年创业之后，我选择回到校园做一位大学老师，继续对科研的热爱。我现为海南大学材料学院的教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防腐防污涂层材料、微纳结构及FRP复合材料等。多年来，我获得过一些小成绩，曾获上海市徐汇区拔尖人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先进工作者、上海徐汇区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上海腐蚀学会40年突出贡献奖等。

做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的实业，虽然很累但我一直在坚持，希望有所创造。清华一直给我努力前行的力量，清华人之间的互助、信任，鼓舞着我一步步努力向前。